



唐古拉山上寻找牛世钧

赵书彬

牛世钧是谁？

中华英烈网上信息显示：甘肃通渭人，1921年出生，1951年6月参加工作，新华社随军记者，1951年10月18日，在解放西藏的进军中牺牲。

唐古拉山脉，青藏线上的最高点，凭借地理优势，联通西藏和青海等地域，山虽高峻却往来不绝，地虽遥远却互动频繁，天虽寒冷却豪情激荡。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按照《十七条协议》，人民解放军各路部队开始向西藏各地和边防要地和平进军。

范明带领的十八军独立支队于8月28日从青海香日德出发，经通天河、康根拉山口、聂荣、那曲、林周，成功进入拉萨。牛世钧就是其中的一员。不过，他牺牲在了进藏路上，牺牲在了唐古拉山，牺牲时头仍朝着进藏的方向。

牛世钧烈士牺牲的地点在哪里？烈士的遗骸是否还埋葬在唐古拉山？近日，记者深入那曲市聂荣县唐古拉山脉康根拉山口，追寻解放军进藏的足迹，铭记那唐古拉山上忠魂。

“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六月飘雪花，四季穿棉袄。”时下，高原大地春意浓，但巍峨、连绵的唐古拉山区还是一片冰雪的世界。

“金珠玛米（解放军）是那年10月份来到聂荣县的。行进队伍非常整齐，纪律严明，深受群众的爱戴。在格让玛那个地方现在还有几个‘土包包’，我们一直说那些是解放军的墓地。”生活在聂荣县桑荣乡的旦增曲扎，今年90岁。因腿脚不便，躺在床上。听说记者来打听解放军进藏的故事，在家人的搀扶下，缓缓抬起身子，断断续续地说。

格让玛有解放军的墓地！牛世钧是否就埋葬在那里？73年过去了，格让玛是否还是往昔的模样？赶紧翻阅带在身边的多份回忆录和解放西藏史等文献，有“格让玛”——

独立支队在格让玛休息三天，整顿军容，学习《入藏守则》和《十七条协议》。期间，部队领导接待了前来欢迎我军、生活在格让玛一带的数十位部落头人。这些人自称为“甲德”（汉地部落），说能见到自己的军队到来，如同见了亲人一般高兴。部队首长根据《十七条协议》精神，勉励他们团结起来，为实现和平协议、解放广大西藏人民共同努力。并向他们赠送了毛主席像章、《十七条协议》等。格让玛群众将毛主席像章频频置于额前，行最恭敬的膜拜礼。

寒风中，继续前行。眼前的格让玛，位于格仁曲河畔，草地不太开阔，有几户人家散落其间。聂荣县政协委员、格日村村民加旺把我们领到公路旁的一处山坡上，在他的指引下，依稀可见二三个“土包包”出现在眼前。

“土包包”很矮小，边缘被草皮覆盖着，顶上裸露着碎石，不细看的话，它们与这一带常见的土丘很相似，周边也没有任何物件来做标记。如果不是深藏在群众的记忆里，这些不起眼的“土包包”早已被车来车往所遗忘。

绕着群众记忆里的“解放军墓地”一圈又一圈，追问着这里是否埋葬着哪位英烈，追忆着西藏解放那一段风云激荡、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土包包”上，放下一块小石头，我们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着缅怀，表达着敬意。

唐古拉还在前方，解放军进藏翻越的唐古拉还在前方，牛世钧的牺牲地唐古拉还在前方。

遥望唐古拉山，山连山，山连天，山在天里，天在山间。在唐古拉山前，举目凝视，白雪皑皑，大山巍巍，铅云沉沉，寒风呼啸。这里是山的海洋，冰雪的世界。“我们要爬山，何尝不是上天”，战士们的寥寥数语道出了唐古拉山的艰难路途，也彰显着“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气概和壮志豪情。

范明在回忆中写道：这一天，天气非常晴朗，阳光灿烂，雪山闪光，但由于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山风极寒，彻骨入骨。山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同志们呼吸困难，面色苍白，每走一步都得费尽力气，骡马等牲畜也是一步一停，两步一歇，喘息不止。这时已是进军后期，人困马乏，有的同志在抢救中倒了下去，再也站不起来，牛世钧、丁志荣、刘世祥、张秀等同志在抢救唐古拉山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那一年，积极响应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兰州大学共有15人报名参军入藏，其中包括首届藏文专业毕业生9名，牛世钧就是其中的一员，是队伍中的藏文翻译兼新华社记者。

翻遍整本西藏革命回忆录，也没有找到藏文翻译、新华社记者牛世钧牺牲的具体情景。只知道，那一年牛世钧30岁，风华正茂；只知道，牛世钧高个儿，戴眼镜；只知道，牛世钧因翻越唐古拉雪山，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唐古拉山北麓的山根处，群众流传这里也埋葬着解放军战士。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现场，脚步加快，心跳加快，在平地上搜寻着凸起的地方，只见一处石堆呈长方形，周边具有明显的摆砌痕迹，确有一人大大小小。

这里就是牛世钧的长眠之地吗？这里就是丁志荣、刘世祥、张秀等同志的魂归之所吗？

73年过去了，已然无人知晓。但我们宁愿相信这里就是长眠于唐古拉山的战士墓地，可供人缅怀和凭吊。群众也愿意相信，他们在其上摆放着石刻的经文，这是用当地最高的礼仪和最淳朴的情感，表达着怀念和敬仰。

73年过去了，这些小石堆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模样，但战士们伟岸的身躯却愈加清晰。

他们，用一腔革命热血，满腹家国情怀，带着和平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用青春、热血和生命捍卫祖国领土完整、造福雪域人民，为身处黑暗的西藏点亮了希望的火炬，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留下了感人肺腑的历史故事，铸就了催人泪下、千秋不朽的宏伟诗篇。

这是英雄之路，是革命前辈扎根西藏、艰苦奋斗、用生命鲜血书写的，他们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73年来，这一条路，藏北的人民更一直铭记着，并把它叫作“金珠拉姆”——解放之路！

海岸暮色



汤青耀

双向奔赴，难忘真情

韩丽苹



西藏，我来了。

从决定援藏到奔赴西藏只用了8天的时间，2021年9月1日，我在机场告别家人后，毅然西征。当飞机降落在日喀则机场时，我已经忘记几小时之前的悲伤，身在日喀则这个令我魂牵梦绕的远方。

这一天也是值得我永远纪念的日子，作为吉林省宣传系统唯一一位援藏的女技术人员，我被派驻到日喀则市融媒体中心。感谢上天给了我一副好身骨，高反一直与我无缘，我只休整了三天便带着好奇和向往走进了融媒体中心的办公室。

第一次走进带有民族风情的办公室，有一点做梦的感觉。掀开藏式门帘，一股浓郁的藏香扑面而来。虽说工作性质没有改变，那些熟悉的采访设备——话筒、摄像机还像老朋友一样静静地办公桌上等待着我的到来，但对面的藏族同事突然对我说“韩老师好！”这句带着西藏口音的亲切问候和以往听到的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对于我的东北口音，他们也兴致勃勃地学了起来：“咋的了，啥呀？”在这种欢乐祥和的氛围中，我开始了为期4年的援藏工作。

11月27日，第一次接到外出采访任务，我没听错，要去定日县、岗巴县。此时的小心脏已经不由我控制，兴奋得要跳出来和我一起占领西藏的风土人情。

这次采访任务是日喀则暖冬“六送”实践活动，还没到采访点，我们就看到好多群众抱着孩子，手拿板凳，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匆匆地奔向县中心广场。广场上已经搭好了戏台，演员就位、观众就位，虽然我是带着采访任务来的，但此时这阵势我绝对是最有发言权的受访群众。日喀则市民族艺术团演员们穿着华美的戏服，弹着扎木念琴，载歌载舞，展现出日喀则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忘情的表演在我看来是西藏人民热爱生活、热爱祖国最酣畅淋漓的表达。我时刻观察着台下的观众，从开场第一个节目开始，他们的眼睛就没离开过舞台，嘴角时刻保持上扬，时而举起手机拍摄留念。随后诙谐幽默的小品、相声登场，只要观察观众的表情，就知道这种接地气、聚人气的文艺

节目是多受观众喜爱。我随机采访了几位台下的观众，他们说，一听说有演出就早早来了，他们盼着市里的老师们可以多来这里演出。

广场的另一侧还有“送政策”“送图书”“送电影”“送理论”等活动，吸引了许多农牧民群众参与，通过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群众在这个冬天真正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温暖。

有一种热爱叫“双向奔赴”，尤其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有这样一群人，为了工作，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奋勇向前。我与2位歌唱演员来到海拔5000多米的岗巴县的一个边防点，慰问这里的民警和巡边员。下车后，保持着笔挺站姿、脸上挂着微笑的民警与歌唱老师一一握手，我用相机记录了长期坚守在这方圆百里，终年与孤独、枯燥相伴的民警。歌唱演员更是怀着对守边民警的敬意，引吭高歌，歌声时断时续，演员们嘴唇泛紫，他们突破自己的极限，完成了在最高海拔地区的慰问演出，这也是我从从业以来未曾经历的采访。

随着工作量的增多，下乡采访已经是家常便饭，有时我也会主动请缨下乡采访，此时少了最初的兴奋，多了一份对记者工作的热爱。2023年7月，我随第八批援藏队医疗组走进昂仁县嘎卡镇多旦村下乡送医送药，尽医者担当。7月的太阳真毒，山上没有一点遮挡物，每个人包裹得严严实实，但里边不透气，外边又炙烤，那滋味真的不好受。三名援藏医生刘东辉、李勇海、杨彦昊背着药箱，提着药品，刚坐下就被村民围了起来，他们没有停留片刻，忍着高反带来的痛苦，诊脉、测量血压、解答病情。市民委援藏干部乌力吉木仁，忙前忙后地维持秩序，发放带来的宣传手册及慰问品。我一边记录下每个人忙碌的身影，一边观察着村民们的真实感受。诊断完后村民们手里拿着药品，脸上露出笑容，不停地说着“突其奇”表示感谢。村民热情高涨，也让医疗队员们深切感受到了高原地区医疗下乡的必要性以及医疗援藏的重要意义！

援藏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4年的西藏生活已融入我的血液。人生能有这么一段纯粹的生命时间，让我感受到心灵的净化和精神上的升华，弥足珍贵。此时此刻我只能说一声珍重，汉藏情谊万古存，吉藏手足一家亲！

（作者系吉林省第八批援藏干部）

书香西藏

很多人知道我不仅自己写书，也替他人出版书。总之，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书打交道，所以有人经常在遇到问题时问我，针对他们目前的情况或状态该读什么样的书？这种问题，一时很难回答。尤其是一些家长，在孩子快要考试时，更喜欢问我，能否推荐一本帮助他们孩子提高作文得分的书？我直接说，世上没有这样的书。

首先，读书在我看来，不是找工具书解决问题的事情，更不是多读几本书就能让作文得满分的好事。

读书是日常的修行。

不管生活工作多繁琐，我每天都要读书，这成了一种改不掉的习惯，就和吃饭一样。至于要问我究竟读了些什么书，却不上几个著名的书名来，因为我读书没有目的，但我身边随时都有书的陪伴，办公桌、客厅、沙发、茶几、卫生间、枕头边、携行包，书香随处弥漫。有的是朋友寄来赠我雅正的书，更多的是报刊出版社定期寄我的样书样报，书房每周都在增加书的种类。

或细雨绵绵的午后，或落日残阳移动的傍晚，我躺在软软的被窝里，随便拿起一本书就读，从不挑三拣四，更不迷信名家名著，读书只作为一种日常的修行，生活离不开书的情调。它不必是一本完整的书，也不必是一篇完整的文，哪怕是一张泛黄的旧报纸，抓在手上就读，有时一个新鲜发亮的句子，或一个陌生的词语撞入眼帘，抑或一个前所未有的消息，必将让你停顿下来，思量、揣摩、高兴、叹息，当然还有可遇不可求的那些有可能改变你一生方向的文字，它们好比钥匙……我要说的意思是，书页里总有一种营养进入你的体内，最终填满你精神的缺口。

参加聚会，常有一些出版界的朋友聊起当下哪本书好看，或者哪位著名作家又推出了什么新作品，看过吗？如果回答，没有看过，或许在场者会笑你浅薄、无知，他们会说，那可是名著呀！所以，有很多没有看过此书的人，要勉强自己点头说，看过哦。其实看没看过，并不重要，干嘛如此自欺欺人，这根本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毕竟每个人的读书兴趣不同。

对我而言，读书不读流行书，尤其是当下文艺批评不太正常的环境，读书更应该坚守自己的判断。很多时候，读书是为了自省，仅仅能说出书名，或附庸风雅地讲出书中故事的人，未必是个真正的读书人，许多美好的句子或语汇未必能进入他的心灵，对他产生不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我们的生活中，书往往比人寂寞，书在那里安静地等人，等比书更寂寞的人。读书的人往往除了寂寞，要比书更孤单。然而，只要把书读进内心，人和书就有了更多会意。读书的最大用途是使人变得有趣，若能再上升一个境界，则是通灵。让书进入灵魂，把读书当成生活中一种必不可少的日常修行，你就会腹有诗书气自华。

读书是日常的修行

凌仕江

一窝乳燕正喳喳待哺呢自己走了，燕子就进不了门这一次，她的理由是

那都不愿去可她和庄稼一样，除了田野幼母亲进城里住

村里谁又离世无非是农事、节气和雨水母亲说得最多的

那佝偻的脊梁才又重新挺直盛开的槐花时

当地仰头指给我看初夏，顿生苍凉之意

便倾泻而下她一晃头，头顶堆积的雪

沟壑里深埋的沧桑我看见，地山枯水瘦的脸上

母亲离手机太近了

撒下了我的整个夏天。微风一吹，一张棕色的小网，童年是马尾上顺滑的鬃毛，童年是阳光下那一抹金色的蜜糖，童年是拉萨河中一捧清冽的甘泉，

追逐着阿妈夕阳下的背影。开着开着，随风飘荡，童年是遍地盛开的格桑花，恍惚间，看到阿佳愈行愈远。轻轻一咬，奶香四溢，童年是夏日午后一块清爽的酸奶雪糕，

惊醒了我跌跌撞撞的童年。扑棱地从花丛中振翅，童年是晴空下飞舞的彩蝶，

青春美好，永不凋零！充满生机、活力与希望。你的青春像绽放的玫瑰，向前奔跑吧，少年！

你的青春要因奋进而出彩。向前冲吧，少年！

对每一双期待的眼神说：“我回来了！”希望你迈着自信且骄傲的步伐归来，请一定别忘了给自己打气，在你腾飞时，少年，向前冲吧！

不要让头上的皇冠掉落。抬起你骄傲的头，不要屈服。少年，你是你，向前恣意奔跑，未来可期。乘着风，去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吧。青春年少的少年啊！

奔跑吧，少年

杜晓佩

雪域童年

段俊